

莫泊桑中短篇小說選集

上 冊

新文藝出版社

1034-723

221/V1

(34)

1 565.44

204A7/1

莫泊桑中短篇小說選集

李 青 崖 譯

上 冊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六 • 上 海

內 容 提 要

莫泊桑寫的中短篇小說約近三百篇。本選集係根據一九五四年蘇聯出版的俄譯莫泊桑小說選集的目錄譯成，總共六十二篇。凡是莫泊桑的一些最有意義和急需介紹給讀者的中短篇小說，都已選入。

本書分作上下兩冊出版。在上冊裏共包括了三十八篇。這些中短篇小說都反映了當時法國社會上的種種現實情形：有的揭露了資產階級的種種不合理的事實，有的指責了他們的卑劣無恥的行為，有的諷刺了所謂上流社會裏面的那些偽善人物，有的描寫了勞動人民的善良正直勇敢的性格和他們的男女間的純樸的愛情。

莫泊桑中短篇小說選集

上 冊

莫 泊 桑 著

李 青 崖 譯

*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康平路一五五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壹號

上海市印刷五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

書號 961

開本 850×1168 耗 1/32 印張 13 7/8 字數 317,000

一九五六年四月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八月第二次印刷

印數 10,001—16,000 定價(6) 1.30 元

題在譯文前面

一九五一年，莫斯科的文學藝術出版社出版了莫泊桑小說選集的俄譯本，其中所選的中篇和短篇共三十九篇，我根據這個俄譯本的篇目研究莫泊桑原作的思想內容，了解到那部選集對於莫泊桑的中篇和短篇的取捨是很費了考慮和研究的，它既能適合時代的借鑑需要，而又匯萃了作者的中篇和短篇的精華。我因此用了巴黎的柯納爾書店在戰後出版的莫泊桑全集作為母本，把俄文譯本所選的三十九篇從法文譯成了漢文，其中有二十篇曾於一九五二年由文化工作社出版，書名是莫泊桑中短篇小說選。

到了一九五四年，蘇聯又出版了包括中篇和短篇共六十二篇的譯本，也就是除了初版本的三十九篇以外又加進了二十三篇，篇幅幾乎擴充了一倍；至於取捨的原則仍與初版本相同，於是對於莫泊桑的中篇和短篇的精華，我們至此獲得更進一步的欣賞觀摩的機會。我因此也變更了一九五二年譯本的選譯計劃，同樣擴充為六十二篇，另行出版；其中篇目的先後則以俄文譯本所訂的編年順序為準，而每篇最初的發表年月則根據柯納爾書店的考訂，用“按語”附記於正文的後邊，這對於作者和作品的了解是有幫助的。

在目前這個譯本中所包括的舊譯各篇，我都一律加以整理並附上必要的註釋，有時甚或全篇重新譯出以期補救我從前的語句冗長和表達模稜的缺點。這也可以說明這個譯本的構成並不是原封不動地利用前次譯本的固有的譯文和若干篇新選的併在一處。

但由於篇幅較多，譯文是否確能表達原作精神，以及對於原文是否有疏漏之處，尙希讀者見教。

青 崖 一九五六年二月在上海記

目 次

題在譯文前面	I
羊脂球	1
戴家樓	51
在家裏	85
一個女長年的故事	115
西孟的爸爸	139
蜚蜚小姐	150
我的索斯登舅舅	166
修理椅子靠墊的婦人	176
比埃洛	184
一個兒子	191
一個諾曼第人	203
月色	211
在鄉下	218
曼律舞	226
遺囑	232
騎馬	239
半夜餐	248
兩個朋友	256

莫蘭那隻公猪.....	265
在海面上.....	279
珠寶.....	286
密姐兒.....	296
旅途上.....	303
米龍老爹.....	311
人妖之母.....	320
他?.....	328
我的茹爾叔.....	337
一場決鬥.....	347
薩波的懺悔.....	354
一個哥爾斯方式的復仇.....	365
懊惱.....	371
勳章到手了!.....	379
繩子.....	386
老人.....	395
堂倌,來一大杯!.....	404
洗禮(第一篇).....	412
保護人.....	418
雨傘.....	425

羊 脂 球

一連好幾天，許多潰軍①的殘餘部分就在盧昂②的市區裏穿過。那簡直不是隊伍了，只算是好些散亂的游牧部落。弟兄們臉上全是又髒又長的鬍子，身上全是破爛不堪的軍服，並且沒有團的旗幟也沒有團的番號③，他們帶着疲憊的姿態向前走。全體都像壓傷了的，折斷了腰的，頭腦遲鈍得想不起一點甚麼，打不定一點甚麼主意，只由於習慣性而向前走，並且設若停步就立刻會因為沒有氣力而倒下來。我們所看見的，主要地是一些被動員令動員的人和好些素以機警出名而這次出隊作戰的國民防護隊④：前者都是性愛和平的人，依靠固定利息過活的安分守己的人，他們都在步槍的重量之下彎着身體；後者都是易於受驚和易於發歎的人，既預備隨時作戰也預備隨時開小差。並且在這兩類人的中間有幾個紅褲子步兵都是某一師在一場惡戰當中受過殲滅以後的子遺；好

① 潰軍是指一八七〇年普法戰爭中的法國潰軍。本選集所談的戰事都是屬於普法戰爭中的。

② 盧昂是法國西部一個近海的大都市，在十八世紀末年以前是諾曼第省的省治，現為下塞納州的州治。

③ 法國當時的陸軍是以團做單位的，每團各有團旗也各有團的番號。

④ 國民防護隊是一種地區部隊，服裝給養均由個人或者地方負擔，成立於十八世紀之末，普法戰爭時亦曾有開赴前綫作戰者，但成績不良。本選集間或也譯作“民團”。

些垂頭喪氣的砲兵同着這些種類不同的步兵混在一處；偶爾也有一個頭戴發亮的銅盔的龍騎兵^①拖着笨重的腳跟在步兵的輕快步兒後面困苦地走。

好些義勇隊用種種壯烈的名稱成立了，他們的名稱是：“失敗復仇隊——墟墓公民隊——死亡分享隊，”也都帶着土匪的神氣在市區裏經過。

他們的首領，有些本是呢絨商人或者糧食商人，有些本是歇業的牛羊油販子或者肥皂販子，戰事發生以後，他們都成了應時而起的戰士，並且由於他們有銀元或者有長鬍子都做了軍官，滿身全是武器，紅絨織子和金綫，他們高談闊論，討論作戰計劃，用誇大的口吻聲言垂危的法國全靠他們那種虛張聲勢的肩膀去支撐，不過有時候，他們害怕他們的部下，那些常常過於勇猛歡喜搶劫和胡鬧的強徒。

普魯士人快要進盧昂市區了，據人說。

自從兩個月以來，本市的國民防護隊已經很小心地在附近各處森林中間做過好些偵察工作，偶爾還放槍誤傷了自己的哨兵，有時候遇着一隻小兔子在荊棘叢裏動彈，他們就預備作戰，現在他們都回家了，器械和服裝，以及從前一切被他們拿着在市外周圍三法里^②一帶的國道邊上去嚇唬人的兇器，現在都忽然通通不見了。

法國最後的那些士兵終於渡過了塞納河^③從汕塞韋和布爾阿沙轉到俄德枚橋去；走在最後的是位師長，他拿着這些不相協調的

① 龍騎兵是一種作戰的騎兵。

② 法里 (Lieu) 是法國一種計算距離的舊有單位，每法里約合四公里。

③ 塞納河 (La Seine) 是法國西北部一條大河，西流經過巴黎而入英法海峽；盧昂市正和它入海之處相近。

廢料固然想不出一點辦法，望着一個徒負盛名的善戰民族竟至於因為慘敗而崩潰，他也萬念俱灰，祇有兩個副官陪着他徒步走着。

隨後，一種深沉的寧靜氣氛和一種使人恐怖的寂寞等候在市區上空盤旋了。很多被商業弄昏了頭腦的大肚子富翁都愁悶地等候戰勝者，想起自己廚房裏的烤肉鐵叉和斬肉大刀設若被人當做武器看待，都不免渾身發抖。

生活像是停頓了，店鋪全關了門，街道全是沒有聲息的。偶爾有一個因為這社會的沉寂樣子而胆怯的居民沿着牆邊迅速地溜過。

由於等候而生的煩悶反而使人指望敵人快點兒來。

在法國軍隊完全撤退的第二天下午，三五個不知從哪兒出來的普魯士騎兵匆促地在市區裏穿過了。隨後略為遲一點，就有一堆烏黑的人馬從汕喀德鄰的山坡兒上開下來，同時另外兩股入寇的人也在達爾內答勒的大路上和祁倭姆森林裏的大路上出現了。這三個部隊的前哨恰巧同時在市政府廣場上面會師；末後，日耳曼人的主力從附近那些街道過來了，展開他們許多營的人，用着強硬而有拍子的脚步踏得街面上的石塊囊囊地響。

好些口令用一陣陌生的和出自硬顎的聲音被人喊出來，沿着那些像是死了一般的空房子向天空升上去，房子的百葉窗雖然全是閉了的，裏面却有無數的眼睛正在窺伺這些勝利的人，這些根據“戰爭法律”取得全市生命財產的主人地位的人。居民們在他們的晦暗屋子裏都嚇糊塗了，正同遇着了洪水橫流，遇着了大地崩陷，若是想對抗那類災害，那麼任何聰明和氣力都是沒有用的。因為每逢一切事物的秩序受到了顛覆，每逢安全氣象不復存在，每逢一切素來享受人爲的或者自然的法律所保護的事物聽憑一種無意識的殘忍的暴力來擺佈，這種同樣的感覺必然也跟着顯出來。無論是地震能使坍塌的房子去覆滅整個的民族，無論是江河決口能使

落水的農人同着牛的屍體和沖散的棟梁一塊兒漂流，無論是打了勝仗的軍隊屠殺並且俘虜那些自衛的人，又用刀神的名義實行搶劫並且用砲聲致謝上帝，同樣是使人恐怖的天災，同樣破壞任何對於永恆公理的信仰心，破壞我們那種通過教育對於上蒼的保護和人類的理智而起的信任心。

終於在每所房子的門外，都有人數不多的支隊叩門了，隨後又都在房子裏消失了。這是侵入以後的占領行爲。戰敗者對於戰勝者應當表示的優待義務從此開始了。

經過了不久的時間，初期的恐怖一下消滅了以後，一種新的寧靜氣氛又建立起來。在許多人家，普魯士軍官同着主人家一塊兒吃飯。軍官當中偶爾也有受過好教育的，並且由於禮貌關係，他也替法國叫屈，說自己參加這次戰爭是很不願意的。由於這種情感，有人對他是感激的；隨後，有人遲早可能還需要他的保護。既然供養着他，也許可以少供養幾個士兵罷。並且爲甚麼要去得罪一個完全可以倚靠的人？這樣的幹法固然是輕率的意味多於豪放，不過輕率已經不是盧昂市內居民的一種缺點了，正和從前使得他們城市增光的壯烈防護時代^①不一樣。終於有人根據那種從法國人的嫺雅性情所演繹出來的莫大理由，說是祇須不在公開地點和外國軍人表示親近，那麼在家裏講究禮貌原是很許可的。所以在門外裝做彼此陌生，而在家裏却快快樂樂談話，末後日耳曼人每晚待得更長久一點，和主人家一家子同在一座壁爐跟前烤火了。

市區甚至於慢慢恢復了它的平時狀態。法國人還不大出門，不過普魯士兵却在街道上往來不息。此外，好些藍軍服的輕裝騎兵軍官^②傲慢地在街面石塊上拖着長大軍刀向咖啡館裏走，但是在簡單的居民眼裏，那並不很比上一年在同樣的咖啡館裏喝酒的法國步兵軍官更爲可鄙。

然而在空氣當中總有一點兒東西，一點兒飄忽不定無從捉摸的東西，一種不可容忍的異樣氣氛，彷彿是一種散開了的味兒，那種外禍侵入的味兒。它充塞着私人住宅和公共場所，它使得飲食變了滋味，它使人覺得是在旅行中間，旅行得很遠，走進了野蠻而且危險的部落。

戰勝者需索銀錢了，需索大量的銀錢了。居民們始終照數繳納；並且他們都是有錢的。不過一個諾曼第^③買賣人，越是變成了富裕的，那麼他越害怕犧牲，越害怕看見自己財產的小部分轉到另外一個人手裏。

這時候，在市區下游兩三法里左右的河裏，靠近十字洲，吉艾卜達勒或者別薩爾那一帶，時常有船戶或者漁人從水底撈起了日耳曼人的屍首，這種包在軍服裏邊發脹的屍首都是生前被人一刀戳死的或者一脚踢死的，腦袋被石頭碰壞或者從橋上被人一下推下來落到水裏。河底的污泥隱沒了這類暗昧不明的野蠻而合法的報復，隱名的英雄行爲，無聲的襲擊，遠比白天的戰鬥可怕却沒有榮譽的聲光。

因爲對侵入者的憎惡，素來能够教三五個胆大的人格外堅強起來，使他們爲了一個信念而不顧性命。

最後，這些侵入者雖然用一種嚴酷的紀律壓迫這個市區，不過他們那些沿着整個勝利路綫所幹的駭人聽聞的行爲雖然早已造成了盛名，而目下在市區裏還沒有完成一件，這時候，人都漸漸胆壯

① 此處的時代待考。

② 普魯士的軍服是藍的，此軍官當然是指他們的軍官。

③ 諾曼第是法國西北部從前的一個省區名稱，自十八世紀末年廢除省制，此區遂分爲下塞納和孟施等五州；但在一般語實上這省區的名稱仍舊存在。

了，做買賣的需要重新又在當地商人們的心眼兒裏發動了。好幾個都在哈佛爾①曾經訂得有利益重大的契約，而那個城市還在法軍的防守之下，所以他們都想由陸路啓程先到吉艾卜②去，再坐船轉赴這個海港。

有人使用了自己熟識的日耳曼軍官們的勢力，終於獲得一張由他們的總司令部發出來的出境證。

所以，一輛用四匹牲口拉的長途馬車被人定了去走這一趟路程，到車行裏定座位的有十個旅客，並且決定在某個星期二還沒有天亮的時候起程，免得惹人跑過來當熱鬧看。

自從不多幾天以來，地面都凍硬了，在星期一午後三點鐘光景，成堆的黑雲帶着雪片兒從北方飛過來，一直下到天黑又下到深夜簡直沒有停住。

在午前四點半光景，旅客們都到了諾曼第旅館的天井裏，那就是他們上車的地方。

他們都是很沒有睡醒的，身子都在衣裳裏面發抖。在黑暗當中誰也看不清楚誰；而且冬季的厚衣裳把他們的身子堆得像是一些穿上長道袍的肥胖教士。不過有兩個旅客互相認出來了，第三個就向他們身邊走過去，他們開始談天了：“我帶了我的妻子，”某一個說。“我也是這麼做的。”“我也一樣。”那一個接着又說：“我們將來不回盧昂了，並且設若普魯士人向哈佛爾走，我們將來到英國去。”由於品質相類，他們都有了相同的計劃。

這時候，却還沒有人套車。一間烏黑的屋子裏的門開了，一個手提小風燈的馬夫時而走出來，時而又立刻走進另一間屋子裏。

① 哈佛爾是塞納河入海的海口，也是法國的一個很重要的海港。

② 吉艾卜也是一個面臨英法海峽的海港，在哈佛爾之北。

許多馬蹄踏着地面，不過地面上的葉荐減輕了馬蹄的聲音，一陣向牲口說話和叱罵的人聲從屋子的盡頭傳出來了。接着一陣輕微的鈴子聲音零丁地響着，那就是報告有人正觸動到馬的鞅轡；那種零丁的響聲不久變成了一陣清脆而且繼續顫抖的，被牲口的動作造出了韻律，有時候却也停止一下，隨即又在一種陡然而起的動搖當中再響起來，同着一隻蹄鐵撲着地面的沉悶聲音一齊傳到了外面。

門突然關上了。任何響聲停止了。那些凍僵了的市民都不說話了；他們都像僵了一般待着沒有動。

一鋪由雪片兒構成的連綿不斷的幃幕往地面上直落，同時耀出迴光；它隱沒着種種物體的外表，在那上面撒着一層冰苔；在這個寧靜而且被嚴寒埋沒的市區的深邃沉寂當中，人都只聽見那種漂忽模糊無從稱呼的摩擦聲息，雪片兒落下來的聲息，說聲息嗎，不如說是感覺，不如說是微塵的交錯活動彷彿充塞了空中，又遮蓋了大地。

那個馬夫又帶着風燈出來了，手裏緊緊地牽着一匹不很願意出來的可憐的馬。他把牲口靠近了車轅^①，繫好了轡革^②，長久地周圍瞧了一番去拴緊牲口身上的各種馬具，因為他一隻手已經拿着風燈，所以他只有另一隻手可以做事。他去牽第二匹馬了，這時候他才注意到那些毫不動彈的旅客，發現他們已經渾身全是雪白的，於是說道：“各位爲甚麼不上車，至少那是有遮蓋的。”

他們以前無疑地沒有想到這一層，現在他們都趕忙向車子走。三個男旅客把他們的妻子都安排在頂前頭的位子上，自己都跟着上來；隨後，另外那些遮頭蓋面的輪廓模糊的旅客彼此沒有交談一

① 這裏的車轅是單一的，轅的兩邊各繫一匹馬。

② 轡革是從馬的身上直接和車身相聯繫的一種革帶，也是馬具中的一種。

句話，就都坐在剩下來的位子上。

車裏的地下鋪着些麥秸，旅客們腳都藏在那裏邊了。那些坐在頂前頭的女客都帶着那種裝好化學炭餅的銅質懷中手爐，燒燃了這種東西，低聲慢氣地舉出它的便利處所說了好一會，互相重複地敘述好些久已被她們知道的事物。

末了，車子套好了，因為拉起來比較困難，所以在向例的四匹牲口以外又加了兩匹，有人在車子外面問：“旅客們可是都上了車？”車裏有一道聲音回答：“對的。”大家起程了。

車子走得慢而又慢，簡直全是小步兒。輪子陷到了雪裏；整個車箱軋軋地呻吟着，牲口滑着，喘着，都是汗氣蒸騰的。趕車的手裏那根長鞭子不住地噼噼啪啪響着，向各方面飛揚，如同一條細蛇樣地扭成一個結子又散開，陡然鞭着一匹牲口的蹶起來的臀部，於是它用一道比較活潑的氣力緊張起來。

但是天色不知不覺一步比一步亮起來了。那陣曾經被一個純粹盧昂土著的旅客比成棉雨^①的雪片兒已經不下了。一陣昏濁的微光從雲堆兒裏漏出來，雲是灰而密的，它使得那片平原，那片忽而有一行披着雪衣的大樹忽而有一個頂着雪盔的茅屋的平原，顯得更其耀眼。

在車子裏，大家利用這個黎明時候的黯淡光綫，彼此好奇地互相望着。

頂頭的地方，最好的位子上，烏先生^②兩夫婦面對面地打着瞌睡，他倆是大橋街一家酒行的老板。

① 盧昂是法國著名的棉花集中的市場，且以紡織為重要工業，此處的語意正是表示盧昂土著的意識中的地方色彩。

② 烏先生的烏姓是根據原文意譯的，其原因則為了下文的“同音異義”的作用。

他原是在一個虧了本的東家身邊做伙計的，買了老板的店底並且發了財。他用很低的價把很壞的酒賣給鄉下的小酒商，在相識者和朋友們當中，他被人看做是一個狡猾的壞坯子，一個滿肚子詭計的和快樂的道地諾曼第人。

他的偷偷摸摸的名氣是很有證明的，以至於某天晚上都爾內先生在州長的客廳裏，使用同音異義的字眼把他這個用“鳥”字做姓的人作為戲謔的對象，都爾內先生是個寓言和歌曲的作家，才詞辛辣而且細膩，是地方上的一種光榮；那天晚上他看見女賓們都像要打瞌睡，就提議來做“鳥翹翹”的遊戲；有人從他的語氣之間懂得他想說的原是鳥騙錢①，這句話就此自動穿過州長的客廳飛到了市區的各處客廳裏，使全省的人張大嘴巴整整地笑了一個月。

此外，鳥先生是以種種性質的惡作劇，善意的或者惡意的笑談而出名的；祇要談到他，誰也不能不立即加上這麼一句：“他是妙不可言的，這鳥。”

他身軀很矮，腆着一個氣球樣的大肚子，頂着一副夾在兩撮灰白長髯中間的赭色臉兒。

他的妻子，高大，強壯，沉着，大嗓子而且主意又快又堅決，在那個被他的興高采烈的活動力所鼓舞的店裏，簡直是一種權威。

在他倆身邊坐着一個比較高貴的人，屬於一種高尚階級的邇來一辣馬東先生，他是個被人重視的人物，以棉業起家，產業是三

① 鳥翹翹待考；不過法國的客廳遊戲當中，有一種名叫鴿子翹翹，所以我認為鳥翹翹大概是鴿子翹翹化出來的。第一層，作者大概由“鴿子”而連想到一般的“鳥”，再由一般的鳥而引申到姓鳥的人，或者因姓鳥的人連想到一般的鳥，再引申而連到鴿子；第二層，則“翹翹”和“騙錢”的法文的字形都作“Vole”，共同音異義更為直接。有了這兩層，於是鳥翹翹等於“鳥騙錢”這種聰明的戲謔並不是使人難於了解的。這正是他們所謂弄弄文詞的小玩意兒。

個紡織廠，曾得榮譽軍團官長勳章，現充州參議會議員。在整個帝政時代^①，他始終是個善意反對派的領袖，根據他本人的口吻，他是只用無刃的禮劍作戰的，而目的純粹是爲了把他所防禦的私人利害向政府出賣得更貴一些。迦來一辣馬東太太比她丈夫年輕得多，素來是盧昂駐軍中出身名門的官長的“安慰品”。

她和丈夫相對，顯得很嬌小，很玲瓏，很漂亮，身上裹着皮衣，用一種頹喪的眼光望着車子內部的淒慘景象。

他倆的身邊是禹貝爾·卜來韋伯爵兩夫婦，他們出身於諾曼第的最古老又最高貴的一個世家。伯爵是個氣派雍容的老年世家子弟，仗着修飾的人爲方法極力加重他和杭理四世^②的天然相似之點，根據他家庭裏的一種光榮傳說，杭理四世曾經使得卜來韋家一位夫人懷了姙，她的丈夫因此被封爲伯爵，又做了本省的巡撫。

禹貝爾·卜來韋伯爵也和迦來一辣馬東先生一樣是州參議會議員，代表本州的奧爾雷陽^③黨。他的太太是南特市一個小船長的女兒，他倆結婚的歷史始終是被人認爲神秘的。不過伯爵夫人的氣概很大方，接待賓客的風度比誰都強，並且被人認爲和魯意腓力卜^④的一個兒子曾經有戀愛的經過，所以一切的貴族都好好地

① 此帝政是指第二帝國，即拿破崙第三強姦民意所製造的，其時代自一八五二年至一八七〇年九月四日。

② 杭理四世是法國一個國王，其在位年代由一五八九年至一六一〇年。

③ 奧爾雷陽是法國王室一個旁支親王的領地，自十九世紀初年，此親王就欲繼法國國王的王位而且竟亦實現，其黨徒遂有奧爾雷陽黨之稱，直至十九世紀末年，他們的陰謀始熄。

④ 魯意腓力卜原是奧爾雷陽親王之子，後爲法國國王，其在位年代由一八三〇至一八四八年，因被人民驅逐而退位。